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范蠡

范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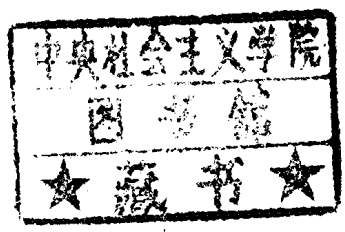
I 25
514

94681

中国历史智囊人物丛书

范蠡

夏廷献著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DQ47/1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蠡/夏廷献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ISBN 7-5065-2728-6

I. 范… II. 夏…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书 名: 范 蠡

著 者: 夏廷献 著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北京极阵图文制作中心(张东升)

印刷者: 通县兰空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43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5065-2728-6/K·283

定 价: 14.00 元

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

司马迁《史记》

目
录

第一章 携李 携李

- 强吴挑战 弱越战栗——(1)
审时度势 拍案而起——(2)
存亡关头 布衣论战——(4)
越王举旗 同仇敌忾——(10)
锋芒初露 固坝挡洪——(13)
杀鸡吓猴 阖闾归西——(19)
心忧国病 密简陈情——(23)
越王观潮 越后智劝——(29)

第二章 宛邑 宛邑

- 高师启蒙 邑令三请——(33)
恩师被囚 弟子智救——(40)
故土别离 百里许女——(46)

第三章 会稽 会稽

逸臣误国	稚君拒谏	—————	(52)
兵败如水	临危受命	—————	(56)
重兵压境	示弱求生	—————	(60)
文种巧说	夫差许和	—————	(66)
大王发病	军师巧治	—————	(70)
忠言说后	存君为上	—————	(74)
宛玉至越	少伯完婚	—————	(78)
越王丧气	越后教夫	—————	(84)
败君试臣	能臣智对	—————	(86)
夫君抚琴	贤妻知音	—————	(93)
君臣泣别	望断天涯	—————	(97)

第四章 石室 石室

贤臣谋算	佞臣许愿	—————	(102)
囚后计远	伴臣谋深	—————	(107)
小臣应变	大王话命	—————	(111)
豚室栖身	夜思策术	—————	(117)
二君殿试	贤臣心铁	—————	(121)
智臣蒙君	愚君赦君	—————	(126)
臣谋绝计	后劝病君	—————	(131)
范蠡诊病	勾践尝便	—————	(139)
吴王欢宴	越君逃生	—————	(142)

第五章 浙水 浙水

- | | | |
|------|------|------------|
| 借题发挥 | 卧薪尝胆 | —————(151) |
| 灭吴大略 | 珠联璧合 | —————(155) |
| 迁都图吴 | 施计选美 | —————(160) |
| 国相接美 | 耗金赚金 | —————(164) |
| 对酒当歌 | 琢玉成器 | —————(170) |
| 送美迷王 | 得地借粮 | —————(177) |
| 为兵四道 | 巧聘陈音 | —————(180) |
| 纵论大势 | 诚聘楚女 | —————(188) |
| 助敌自耗 | 斗败子胥 | —————(195) |
| 越王震怒 | 范相隐忍 | —————(202) |
| 敛声图吴 | 大王试兵 | —————(207) |

第六章 姑苏 姑苏

- | | | |
|------|------|------------|
| 攻都打援 | 一字坏谋 | —————(213) |
| 太湖鏖战 | 主客换位 | —————(217) |
| 兵不厌诈 | 围师不阙 | —————(221) |
| 引蛇出洞 | 将军迫寇 | —————(227) |
| 洞察君心 | 功成身退 | —————(233) |
| 弃官亡走 | 改名易姓 | —————(238) |

第七章 陶地 陶地

- | | | |
|------|------|------------|
| 勇斗王蛇 | 无奈迁徙 | —————(244) |
| 富甲一方 | 再辞国相 | —————(253) |
| 子皮重义 | 侠女自刎 | —————(261) |

古琴抒怀	朱公持念	—————	(269)
名非常名	道非常道	—————	(275)
寿终正寝	魂系故土	—————	(283)
我写范蠡			
	——后记——	—————	(286)

第一章

携李 携李

强吴挑战 弱越战栗

公元前四百九十六年。

这是一个决定越国生死存亡的年份。

一个闷热的日子，二十四岁的越王勾践，刚办完父王允常的葬礼，坐朝第一天，便接到了吴王阖闾的挑战书。

一向只知驱车荡舟，吃喝玩乐，不问国家大事的勾践，一下便瘫在了坐榻上，刀把似的瘦长脸上挂满了汗珠，鸟嘴般的双唇噤着，说不出话来，嘴角流出了白沫。

负责外交的大臣舌庸见状，忙嘱人将吴国使者引走，然后叫醒勾践，商议如何答复使者。勾践刚坐上王位，不知如何办好，只是“诺诺诺”，挥手让大臣们说。

众大臣，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先说。

“诺！”勾践指着将军石买。

石买只好上前一步说：“回大王。臣作为将军，本不该怯战，然，那阖闾在孙武、伍子胥辅佐下，国强兵胜，今有备而来，吾倾国之兵，怕也不是吴的对手……”

“诺！”勾践挥手打断石买的话，指着大臣皋如：“诺？”

皋如咳了一声说：“回大王！今夏天气反常，暴雨倾盆，河水猛涨，鳖鳝蛤蟹，肆虐民居。都城附近鳄鱼伤人已有数起。先王刚刚去世

……”

“诺！”勾谋生气，站起来，用鸟眼看看低着头的大臣们，突然嚎淘大哭：“越国完了，越国完了……”

审时度势 拍案而起

夜。越国都城诸暨一角，一所破院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二十岁出头的范蠡端坐在古琴前，边弹边吟，赞颂越王允常：

先君允常兮，
居越称王。
六十五年兮，
拓土开疆。
建都诸暨兮，
万古留芳！
知遇之恩兮，
永志不忘。

范蠡和二十五六岁的文种，是头两年从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市），跋涉千里，投奔越王允常的。允常收留了他俩，拨了一个小院给他俩居住，要他们先熟悉越国习俗、语言，适应越国以船为车，以辑为马，以螺蚌为食，以蒿草为衣的环境后，为越国效力。两年多来，他俩或单独出发或结伴而行。把越国方圆上下，几乎走遍，社会、民情尽入胸中。正要为允常进献安邦之计时，允常却死了。死时，他俩均不在都城，连允常最后一面也没见上。俩人急忙赶回都城时，因为天热，勾践怕先王尸体腐烂，已把允常埋入诸暨西山了。文种、范蠡在允常墓前守了三天后，回到允常赐给他俩的小院。思考着下一步何去何从。

这一日，文种去朋友家做客。小院只剩下范蠡和一直跟着他的剑

童独山。晚饭后，范蠡和独山练了一阵剑。独山睡下后，范蠡便正襟危坐，轻抚低吟起来。

范蠡弹唱了一遍，觉得韵味不到，正欲调弦重唱，文种急匆匆地回来了。

“少伯，少伯？”文种叫着范蠡的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不好了！”

范蠡停止操琴：“子禽兄，何事这样惊慌？”子禽是文种的字。

文种坐下来，急急地说：“朋友从王宫回家，说是吴王阖闾下了战表，要越向吴割地称臣。若不然，就发兵前来，踏平诸暨！”

“宫中上下，是何意见？”范蠡也急了。

“听朋友讲，全无抗吴主张，一片降和之声。”文种说。

“啊！”范蠡站了起来，“新王勾践呢？”

“哎！”文种叹了口气，“勾践平日对先王令他习文练武之话，全不放在心上，只知上山打猎，下河戏水，回宫摆宴，对阖闾亡越之心全无戒备，到了此时，只会瑟瑟发抖，还能有何良策……”

“这不中？”范蠡激昂地拔出剑，“当此之时，割地称臣，越国就会一蹶不振。阖闾欲霸天下，吞楚灭鲁灭齐，威振中原，必先灭越，以安后院。阖闾狡诈，割地称臣不会罢手……”

文种也站了起来：“少伯，领兵打仗我不在行。你说该咋办。”

范蠡“啪”地把剑插入鞘内，挂上墙壁，说：“我即去见新王！说服他坚决抗战！”

文种：“能中吗！”

范蠡坚定地：“中！”

存亡关头 布衣论战

深夜。越王勾践宫中。

勾践回到寝宫，大发脾气，饭不吃，水不喝，见到一个个新入宫的妃子开口就骂：“都是尔等这些混帐东西误了我。我要向吴王称臣了，你们去给吴王当妃子吧！”

勾践的失态，宫中侍人急忙报给了新升为王后的姬玉。

姬玉原为周天子同族。允常拓土始大被周天子封候时，请周天子赐婚给儿子勾践。周天子把颇有才气和心计的姬玉许配给了勾践，旨在控制蛮越。这姬玉长得端庄可人，虽比勾践大两岁，但勾践一见便喜欢上了。成婚以后，勾践以“玉姐”相称，里里外外，无不言听计从。勾践继承王位之后，姬玉作为王后，被单独安排到内宫后院，与其他妃子分开居住，以示尊荣。

姬玉接到禀报，慌忙赶到前院。

勾践见到姬玉，叫了一声“玉姐！”便扑了上去，抱住王后哭了起来，侍人见到此景，慌忙回避。

姬玉挣脱勾践拥抱，用绢帕轻轻地擦着勾践的眼泪说：“谁惹大王生气啦？”

“吴王阖闾！”勾践叫了一声，又抱住了姬玉：“玉姐！我当不成大王了，你这王后也当不成了，父王走了，撇下咱们不管了。呜呜呜！”

姬玉感到事态严重，重又挣出勾践拥抱，厉声说：“你是怎么啦？象个顽童似的，如今你是一国之君，是大王！到底为了何事，你说啊！”

勾践清醒了些，擦擦鼻涕把吴王阖闾要越国割地称臣的话说了。

“大臣们有何高见？”姬玉问。

“狗屁大臣！都说越国犹如鸟卵，与吴国千钧抗衡，如卵击石。你说，这不是完了吗。”勾践又擦擦如鹰嘴般的鼻子。

“听说父王在世时，招了一些贤人。”

“屁，贤人都叫吴王招去了！伍子胥、孙武、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材，都在吴王那儿。东海一隅，穷乡僻壤，谁肯为越效力。宫中大臣，只有石买、诸稽郢领过兵，石买怯战，诸稽郢在北疆……”

“召诸稽郢回宫议事。”姬玉试探着说。

“晚矣。吴国使者，明日等话！”勾践缩了缩细长的脖子：“喏！人到用时方恨少，上苍要灭越国，谁也无法。”

姬玉看看勾践高高的身材说：“只有投降了？”

“不投降，还有何办法？”勾践垂头。

“你就不能率兵去和吴王一决雌雄！”姬玉的话里充满了信任和期待。

“我！”勾践吓了一跳，接着苦笑起来：“我只会打猎、喝酒、玩……”“女人”二字，他不敢说下去了。

姬玉见勾践的样子，胸中刚刚泛起的想激起丈夫英雄之气的想法，一下消失了，叹气说：“你呀，枉为一国之君！”

“玉姐！”勾践愧疚地叫了一声，“完了，父王一死，全完了，咱们到后院去吧，姐姐给我唱支中原小曲……”一边说着，一边去拉姬玉的手。

此刻，姬玉伤心透了，满心希望勾践立位之后，有所作为，振兴越国，抑制强吴，为周天子分忧。没想到勾践竟如此窝囊！

姬玉甩开勾践伸过来的手，正要离去，忽听门官高声禀报：“行者范蠡求见大王！”

勾践见姬玉欲离他而去，心中不悦，听到报告，大声叫道：“不见！不见！”

姬玉转身问道：“范蠡是何人？”

勾践不屑一顾地：“一个顽童！”

姬玉似乎看到一丝光亮，说：“和大王一样的顽童？”

“比我还小，是楚国来的小疯子！”勾践没好气地说。

“唔！”姬玉吸了口气，心想此人夜半求见大王，真有点疯劲，世上有雄才大略之人，多被人称做疯子。这范蠡可否有旷世之才？“他何时到越国来的？”

“两年多了吧。”勾践不经心地说，“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当过宛邑令的文种。这个范蠡就是文种带来推荐给父王的。听说当地人都叫他小疯子。”

“你和此人交往过没有？”姬玉问。

“父王让我跟他学习兵法……”

“你学了没有？”姬玉急问。

“听他讲过一次。”

“讲些什么？”

“说，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什么民众主安，谷多兵强。”勾践坐起来，“这话也叫兵法？”

门官又高声禀报：“行者范蠡求见，说有要事奏报！”

“不见！不见！”勾践挥手让门官离去，“也不看看何等时候，还来烦人！”

姬玉听了勾践对范蠡的介绍，觉得这个“顽童”不同寻常。勾践转述的“人谷论”，更是治国治军之精义，为王而必备此二者。此时，她的心砰砰跳了几下。敏锐感到，救越国者可能就是此人。她正要让勾践召见，不料勾践又挡了回去。她对勾践的无知、粗暴、专横感到羞耻。本想拦住门官，又怕伤了勾践面子，坏了宫中规矩。此时，她十分担心范蠡两次被拒，甩手而去，那样，越国可真的完了。她急得在屋转起来。

“玉姐，你怎么啦？”勾践见玉后的样子，担心地问。

姬玉生气地说：“我在想，如何陪你去做臣妾？”

“玉姐，你？”勾践不知如何说好。

姬玉过去对勾践点拨，多是含而不露。此时此刻，国家生死攸关，勾践愚如顽石，她只好横下一条心，直接对勾践说了：“我看范蠡，非

等闲之辈，父王嘱你向他讨教，你却失之交臂。今两番求见，必有要事，你为何一拒再拒。父王若是这样，怕次等大臣都留不住了。国将不国，你何以继而为王？”

勾践见王后这么说，头脑似乎清醒些。说：“如何是好？我两次拒见，那个小疯子听说孤傲得很，怕已走了吧。”

姬玉见勾践转意，又说：“救越之人，必是范蠡。速召他进宫议事。”

勾践一向对王后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见姬玉说得这等恳切，顿时慌张起来：“喏喏喏，如何是好……”就这此时，门官又来禀报：“范蠡求见大王，说是先王有梦托他！……”

“喏。”勾践挥了一下手，做了一个宣召的手势，姬玉满怀希望地望了一眼勾践说：“大王，你要耐心听范蠡说话。”

“玉姐，你也在这，一块听吧。”勾践诚恳地说。

“不。”姬玉说，“周天子规矩，内人不干朝政。”

随着“大王宣范蠡进宫！”喊声过去，又一阵“行者范蠡晋见！”的吆喊声传进。紧接着便听到范蠡急促的脚步声。

姬玉想走，已来不及了。只好躲进客厅的屏风后面。

范蠡进了客厅。向端坐的勾践行了晋见之礼。

“喏。”勾践指指旁边的蒲团，示意范蠡坐下，“先王有何梦托你？”

范蠡说先王托梦给他，是两次被拒之后，想出的以先王名义压勾践召见的下策。出此策时，已想好了应答之词，只见他躬身站立，款款述说：“今日午后，在下小憩，忽见一团金光照地。光幔之中，先王正用金笔描绘越图。金笔到处，点为山川，线为河流。先王十分高兴，将金笔交到大王你的手中，大王也开始描绘，点为山川，线为河流，越国疆域，突破千里……”

“喏。”勾践打断范蠡的话，“吾知汝意了。你想让吾继承父王遗志，拓土开疆。”

“大王极其聪慧，我想先王正是此意。”范蠡说着，仔细地看勾

践。

“喏。”勾践说，“吾并非不欲开疆。强吴在上，犹如乌云，压得气都难出，拓土称大，谈何容易。”

“顶天立地，乌云何惧，就怕自己不立，没有乌云，也会倒地。”范蠡挺了挺身子说。

“喏。”勾践说，“我弱敌强，战则必亡。”

“祸福相倚，强弱互转，天下大事，本无定数。战未必亡，和未必存，需因时因人而定。”范蠡说。

“喏。”勾践说：“不要说这些道理了，汝可能已听到吴国下书之事，说说如何办吧！”

范蠡看了看勾践神色，斩钉截铁地说：“坚决迎战！”

“兵不足五千，如何迎吴国大军！”

“全国皆兵，吴国大军远道而来，不足惧矣！”

“我国新丧，民心不稳，如何迎敌？”

“国家有丧，不许兴兵，吴废礼制，已失信义，越正可用此，唤起民心，同仇敌忾！”

“吴军有子胥，孙武名将统率，军士如虎似狼，越无良将精卒，如何破敌！”

“在下闻，孙武与阖闾有隙，已不在朝中。伍子胥正在疏浚宣、歙二水，亦不在姑苏，阖闾倚重的伯嚭，不足虑矣！”

“那阖闾老谋深算，身经百战，有备而来，如何挡之？”

“阖闾固一世英武，然大事，总是子胥、孙武担当。今膀臂皆无，其势危矣。阖闾一向志柔短浅，年过六十，垂垂老矣，犹如夕阳，旋即下山。而我大王，正是喷薄朝阳。两军对垒，勇者胜，以大王之英武……”

“喏！”勾践打断范蠡的话，“你不要抬举我，我只会打猎！”

范蠡提高声音说：“打仗犹如打猎，吴军正是大王猎物！”

勾践被范蠡的情绪感染，不由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照汝这么说，

吴国可敌？”

“可敌！可胜！只要大王下定决心！”范蠡坚定地说。

勾践心中扣子，虽然一个个被范蠡解开，但事情重大，一时难以决断，“喏”了一声说：“待我向先祖祈祷后再做决定。”

范蠡见状，只好告退，刚到门口，又被勾践叫住：

“喏，你是楚人，为何来此助越？”

范践施了一礼说：“吴为楚越大敌，只要制吴，何论在越在楚。在下以为，制吴者必吴之南邻越国也，所以前来助越。助越也是为助楚。”

“喏？”勾践又问：“何不在楚制吴？”

范蠡答：“楚不留人，我和文种才来投越。”

“喏。”勾践挥了一下手，“明白了！”

范蠡走出王宫时，回头看了看，心里说不清是何滋味。若不是扶越制吴助楚的方略在胸，以他的性子，早离勾践而去了。

姬玉见范蠡出门，从屏风后走出。

勾践忙问：“你看此人如何？”

姬玉恭敬地朝勾践跪了下去。

“玉姐，你这是……”

“臣妾恭喜大王。”姬玉答道。

“喏！”勾践吃惊：“吾有何喜？”

“臣妾以为范蠡为孙武第二。恭喜大王得此良将，越国有救了！”姬玉深情地望着勾践说，“只要大王委范蠡重任，越国振兴有望！”

“可范蠡一介平民，还是个娃娃。”勾践犹豫。

“大王比范蠡大多少呢？”姬玉说道。

“喏！”勾践语塞。“这这这，哎！你快站起来吧。”说着就去搀姬玉。

姬玉说：“你若依了范蠡之计，亲自统兵去迎敌，臣妾就站起！”

“喏！”勾践在姬玉的期望中，心里升起一股英雄之气，说：“好，我就依你，要是败了……”